

反共之妻俱樂部

高度上升到10000米僅需時間是4分54。於五千米高空時最高時速可達一小時1107公里。在他登上烏米格-15高空陡升第124個小時後，換算成飛行距離是整整15萬9000公里，安娜陳會靠近胡八一。胡八一從舷窗這頭望去，雲層是一張了揉皺又攤平的銀色紙片，上頭鑿出一枚飛機倒影像鏤空。太陽從雲邊探出，記者席上鎂光燈亮了又亮，那時安娜陳好不容易擠到前方，人群中一仰首，希望他在最上頭第一個便望見她。

很久以後，台灣人將從此失去這樣一種情感。再沒辦法比了，小道，耳語，空氣中一種微微的，大同電鍋悶煮的熱度，心底似鍋蓋微微顫動。電線桿上的標語，夾道來迎的陣仗，追著小汽車拍打車窗，揮旗子，車門打開門蜂擁而上央求簽名。安娜陳會在俱樂部的躺椅上回答記者，你說那像現在的偶像追星？保母車滑門拉開那些個粉絲一似獅子老虎全湧上的大場面，不，你說得是動物園啊，那有種動物性的欲求，活似面前被丟了塊冒著熱蒸汽的肉塊。在那個年代，這更接近一種宗教性的神聖體驗，看著比自己大上很多的——你怎麼形容？犧牲、奉獻、膽識、更多時候還要有點運氣——空中巨鳥那樣黑影罩俯幾條街的卻忽然縮成那麼一小個兒正低著頭從車門裡探出。

時間是1970年11月。安娜陳出發自電台宿舍。胡八一出發在一個裸眼能見度很高的清晨。原本計畫裡該在十月三十日走的，但那天是微雨的陰天，主要是當時雖然分配到單人訓練課程，到底沒有能掛上副油箱，胡八一沒把握能單憑主油箱油量飛躍海峽，飛機上空盤旋兩圈，最後還是機輪著地在原跑道上不情不願多往前滑行百公尺。也就有待隔天了。

他的無可奈何卻成了一種刻意。雖然是雙人機作業，多了位張群來，但來得好不如來得巧，十月三十一是什麼日子！海這邊台灣報紙炸鍋了，標題是「慶祝 蔣總統壽誕，兩義士駕機投奔」、「為自由向東飛。衝出鐵幕朝青天」——倒好像早計畫好了的，而胡八一和張群來是用鉚釘和鐵皮包裝好的航空生日禮物，在委員長生日那天隨著點起的蠟燭在海峽上空拉出一道經久吹不散的飛機雲。

記者會辦在國軍英雄館，安娜陳套裝外套上有大號鈕扣，胡八一身上套的還是那襲降落時穿的連身G衣，嗶嘰材質領口綻出好幾根線頭來，軍服上共和國空軍布章猶在，紅底黃星星上綴「八一」字樣——一開始記者還以為那是胡八一的名牌，唉，你第一天跑新聞啊，解放軍建軍於八月一號啊，整個共和國軍隊都繡著「八一」布章，他老兄是把解放軍軍徽改成自己的名字啦——肩旁腿側綁帶因為反覆摩擦炸出毛茸茸線球。若不是因為腰間一把袖珍手槍，當然沒子彈是繳了械的，腰圍那麼寬鬆還以為是修水管工人。安娜陳為了好看，胡八一也是，記者會的一個小高潮是胡八一展示手槍，拉槍簧，做射擊姿勢，「飛行員破舊而粗糙的飛行制服讓人嘖嘖稱奇，手槍也是十年前款式，軍事上落後國軍不只十年計」，第二天《中央日報》報導上這樣寫，就是要給老毛子一頓好看。當時沒人能理解胡八一的不好看是基於實用，米格機的大缺點是舷窗閉合不緊，高空飛行時那股子竄入髓裡的冷啊，咬緊牙根不能說出口的，胡八一只能在幾千公里外的台北盆地熱出汗來，安娜陳的大鈕扣逢人就說是學前美利堅合眾國第一夫人賈基甘迺迪帶起的流行，其實只是扣子掉了怎樣也找不到成套的好配上。她想辦法把實用變成好看。

盤住安娜陳腳根的還包括那頭卷髮，鏡子前怎麼用梳子逆刮老不滿意，怎麼辦？她心一橫，拿起熨頭壓將下去，一頭黑髮像活物嘶嘶的叫，空氣裡一陣白煙蒸騰，聞得到蛋白質燒灼的氣味，熨頭延著黑髮直往前順，撲撲白煙裡，空軍座車正載著胡八一平穩轉入中華路，「但見招牌林立，沿街櫺窗倒影時下街景，胡義士也為之咋舌，直呼乃此生未曾見過之繁榮氣派。他情不自禁搖下車窗，孩子似嚷著要呼吸一口自由空氣……」隨車記者不知道的

是，胡八一鼻子裡充盈的，是中華商場前炸麻花還是餡餅起鍋的油耗味兒，但他耳邊確實聽到安娜陳的聲音，同一時間安娜陳也聽見了，「那時他等待，心裡亦不無騷動，像在一個薄霧清晨有人叩響那扇金色小門」，車裡廣播調幅和宿舍裡同波頻，是電台節目「小說選播」裡安娜陳朗讀《金色世紀》的片段，導播跟她說接下來要大家參與的小說是《嫁》。安娜陳沒辦法告訴別人的是，她在別人的故事裡扮演那麼多角色，那在自己的故事裡呢？

安娜陳沒有告訴別人的是，所有人都等著飛機往上飛。只有她等著飛機掉下來。

「中共空軍官兵弟兄們，現在播送中華民國政府對中共官兵起義來歸優待規定。請注意收聽.....」海那邊單打雙不打，安娜陳這頭全年無休，手指懸空倒數三二一，燈亮起，麥克風收音，三大自由六大保證，一天三次，八個電台二十一個波段聯合廣播，由安娜陳和密絲脫林兩人輪班，老先生當年的敗退是逐寸逐寸的，一寸河山一寸血，安娜陳的聲音卻是一晚上就突圍大半海岸線，千里聲波一線牽。

等待飛機掉下來像等待一個承諾。1970年10月31日午後，轟然一聲，電台裡誰不是自走的廣播電台，空氣裡低頻噪音混雜耳語，安娜陳聽見他們說：「有男人因為你來了。」

磨石子地被安娜陳鞋高跟敲的叩叩響，心裡頭老不踏實。推門進去，已經遲到了。大廳裡頭有一種噪，是空氣讓閃光燈瞬間曝亮燃燒的氣味，成排鐵椅排出大陣仗，掃眼望去是皮革與髮油，黑壓壓的頭顱。

多年後安娜陳的回憶讓新聞片段取代，推一下滑落鼻頭的眼鏡，眼前浮現是攝影機鏡頭長桌旁排成一列幾個大頭，看，那是發言人丁昂元，然後是當年正壯年的郝柏村的臉——不，俱樂部的愛琳娜鞏會提醒安娜陳，你記錯了，這是之後的事情，是那場郝柏村收胡八一當義子的記者會，「現在你也變『好』了」，一語雙關也成了當年的花絮——新聞片段讓白雪括花，往事哪堪提，這麼多年過去，安娜陳唯一記得清楚的，只剩下胡八一的臉。

(我記得....)

胡八一和最後安娜陳見到他時一樣，明明坐在那麼近，卻好像在幾萬英尺高空上，眯著眼，用一種困惑的，大霧中尋找什麼神情，凝視著一切。

(而他是為我而來。)

那之前丁昂元已經用他帶著鄉音的國語介紹過胡八一了。描述這場起義來歸，飛機是烏米格-15，於六天前，也就是10月31日15點10分迫降於桃園機場。等等，烏米格和米格機的差別是什麼？記者舉手問。是，米格機是戰鬥機，烏米格是教練機，米格-15由單人駕駛，烏米格則配備雙人艙位。這回除了駕駛員胡八一，還有另一位義士張群來共同來歸，可惜飛機迫降時發生意外，張群來義士不幸喪生.....記者會刷刷有筆在拍紙簿上移動，飛機型號在聆聽者耳朵中自動換算成黃金重量，轟-6型獎黃金8千兩，殲-7型獎黃金7千兩，轟-5型、強-5型、三叉戟噴氣空運機獎黃金6千兩.....並將在第二天見報後沈沈壓在整個島的人民心中，且因為少了一名義士，胡八一身價便更重了。

等待飛機掉下來像等待愛國獎卷揭曉。「負責駕駛的胡八一義士將獲得四千兩黃金。居於後座引導的張群來義士獲頒兩千兩黃金。惜因張群來義士身故。黃金將交由我空軍暫存，待反攻大陸後，交予張群來親屬。」，安娜陳聽見自己吞了一口口水。

(這就是我聲音的重量。合計淨重六千兩。)

「想請問胡八一先生，可不可以請你詳細敘述一下是怎麼和張群來義士一起駕機逃離鐵幕的？」丁昂元點名記者提問，中央社問出關鍵的問題。

「一開始是張群來收聽到廣播，那時我們就動了走的念頭。」胡八一開口——欸，那是我欸。是我要來你來——安娜陳反射性想，但跟著她卻聽到胡八一說道：「是毛主席要我來的。」

安娜陳一開始還不理解他話中的意思。只是聽到「主席」，全身便警備似一陣戰慄。也許這一刻便顯示出胡八一過人的才華。安娜陳後來多熟稔這一套。胡八一多會，他一臉無辜。他看似無害。但他知道怎麼讓人注意，他刻意冒犯，他總是突如其來，讓人怒意上眉，回過頭來，一聳肩，總是惺忪的眉眼。

「你們知道大陸正進行大革命吧。」若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紅旗正飄飄，風怎麼吹，空軍總能乘風而起，到底是要帶紅旗飄的，大革命正紅火那年月，主席也跟著他們一起上了天空，機身上用油漆刷出語錄，主席的紅寶書不只插在口袋裡，還要擱在心裡，連飛機裡彼此通訊都需要先背一段語錄。上頭指示他們「用主席思想占領天空」。

胡八一跟下頭記者舉了個例，例如今天練習的課程呢是特技飛行，好，張群來坐在後座，胡八一他呢坐前頭負責點火，烏米格的發動機發動了，這時他便要來上一句語錄裡的「黨指揮槍了」，隨著飛機引擎隆隆的在轉，黨的未來節節高升。而如果引擎沒發動呢，胡八一便要就著通話器對張群來大喊：「請求黨繼續指揮槍」。胡八一說，有一次有個菜鳥駕駛員，羽毛還沒長齊，火一點兩點沒點著，在駕駛座裡慌了，對著通話器喊了句「槍指揮黨。」，這可是犯了大忌啊，誰都知道語錄裡主席說的是「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絕不容許槍指揮黨。」這小夥被罰在操場上拉了一晚飛機。那還算好，大家都知道那是他這一生最後一次碰到飛機了。

大革命來到高峰，這時可不只點火時飛機熾熱的機膛裡要有顆黨的紅心隆隆運轉，他們連在高空互相聯絡都要先背上一段語錄。要讓主席語錄引領祖國航線。

胡八一說那天他的訓練任務按單上指示是「單機照相」。他踏上跑道，張群來已經在教練座上等他了，也不說話，互相點頭，飛行員頭盔映出兩人倒影，越走近越是小，但彼此看得多清楚，就是今天了。於是，黨指揮槍，起落架收起，襟翼斂平，這時胡八一低頭對著桌上麥克風模擬起當日與塔台通訊，國軍英雄館大堂裡迴盪低音少了封閉機艙的回音效果，依然重現10月31號高空那驚險的十五分鐘，安娜陳會跟著記者們回到當日烏米格-15舷艙中，他們且聽到胡八一正經八百對著通訊器喊道：「跟著毛主席跟著黨，閃閃紅星傳萬代。呼叫塔台。」

「大海航行靠舵手，萬物生長靠太陽，幹革命要聽毛主席的話。主席是我的舵手我的太陽。9527請講。」無論駕駛員還是塔台，上頭指示所有通訊都必須加上一段語錄，主席老人家的智慧無處不在，胡八一且就記憶所及模仿塔台回應。

「作主席的好戰士，紅星照我去戰鬥。9527上升高度至1500米，請求上升到航線高度1800米」

「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了。9527可以上升1800米。」

指示多清楚，台下記者卻矇了，小胡在講什麼，但胡八一背得一嘴好語錄，他從記者會長桌往後看，對記憶裡的張群來點點頭，繼續跟塔台報告：「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們面前困難還多，不可忽視。我們和全體人民團結起來，共同努力，一定能夠排除萬難，達到勝利的目的。紅星照我去戰鬥，9527執行照相任務，由南向西北飛。」

「單機照相」的路線循規定是轉向海上，然後掠回機場上空。但胡八一在講述南向西飛的同時，其實已經到了海上，卻是轉了個彎，正把飛機朝東方行駛。

「你們要知道，烏米格最高時速是一小時一千幾百公里啊。」胡八一說你換算看看這樣一秒鐘能飛多少公里？而主席他老人家多愛講話，語錄裡一句話三兩分鐘便能讓胡八一多

爭取十幾公里。最重要的是，只要最初三分鐘無人追擊，以烏米格的性能，這之後就算後頭多少飛機急升空，有多少黨想指揮槍，都跟不上胡八一槍離開黨的速度。

「我們的革命要有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團結我們真正的朋友，以攻擊我們的真正的敵人。9527將進行拍照作業.....」在那短短的，其實一分鐘十八公里的高速裡，胡八一不停背誦著語錄，他淨挑主席最長的話說，夾雜著跟塔台確認任務動作的用語，主席的指示越明確，他背誦的口吻越堅定，飛機便確實偏離航道，整個頻道裡嗡嗡都是主席激昂的指引，隨著他舌尖遞送，每增加一個字，他就離心目中的自由累積多一點里程數，主席的嘴正推著他的屁股更往前飆：「有路線就有一切，路線不正確有了也可丟掉。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9527將再前進500米...」

塔台是什麼時候注意到航線偏離呢？丁昂元指示下，幾個穿藍制服的從門後推出台大機器，各色燈光亮起，畢竟只是噱頭，媒體拍照起來好看罷了，那麼台大機器說穿了是軍用錄音機，空氣裡一陣雜訊，播送的是31日當天國軍截收到的頻道訊號，劈頭就聽到對方塔台聲音：「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9527，這裡是塔台，你的路線需要修正。」

而胡八一回應道：「當著群眾還不覺悟的時候，我們要進攻，那是冒險主義。當著群眾要求前進的時候，我們不前進，那是右傾機會主義。前進路線無誤，9527必定貫徹群眾要求前進的心。」

「9527，9527，請停止前進。」

「你不讓我們前進，你就是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毛病，我要向黨舉發你不覺悟的作為。」

「不，我不是不讓群眾前進——」塔台話說到一半呢，胡八一一把話截了：「紅星是咱八一的心，黨的光輝照萬代。按照塔台指令，9527堅定路線繼續前進。」

「警告，9527速返回中線.....」

「跟著毛主席跟著黨，紅星是咱八一的心，閃閃紅星傳萬代.....」

這是記者會的高潮。胡八一說得沒有錯，那確實是「主席送他來的」。安娜陳忽然明白，這就是胡八一的價值。這會兒還不挖到寶了嗎？打著紅旗反紅旗，用主席語錄逃離主席統治，還有什麼比用對方更能貶低對方？你瞧反共義士多機敏，而敵人多愚笨，破舊的裝備，意識型態機器凌駕飛行機器其實螺絲鬆了把精密瞬息萬變的高空指示變成又臭又長的黑社會切口，義士的飛機在六天前降落，我國軍的心理作戰與媒體攻勢卻在這刻起飛，胡八一和張群來的逃亡是整個自由寶島的一次進擊，這一天的新聞一發，那不正召顯收復我大好河山指日可待，竊國匪黨滅亡在即。

那一刻，胡八一義士的形象才建立起來。

如果那天只有這樣就好了。如果記者會只開到這，像是第二天報紙上刊登的那樣就好了。但實際情況是，那時候，安娜陳一個踉蹌終於擠到台前，手往前抓想拉住什麼穩住身子，老長官丁昂元已經點他了。安娜陳一陣恍惚，像在雲端的是自己，然後她意識到，自己必須問點什麼。

很多年後，安娜陳還回憶起這一刻。那時閃光燈在她身後閃了又閃，彷彿日光正露出雲朵邊緣像是金色鑲邊，安娜陳仰頭上望，她看見他，他看見她。

只有一次機會。那時安娜陳想，這就是她來的目的。讓他記得她，不，應該要說，讓他想起她。

所有人都等著飛機往上飛。只有安娜陳等著飛機掉下來。而如果她可以跟著飛機飛上去.....

安娜陳站直了身，輕咳一兩聲，嘗試召喚平常坐在麥克風前的最佳狀態。喉間有氣充盈。一張口，氣不是吐出，而是在唇腔內打轉。像花苞正吐蕾。但其實字字都是子彈，一個推送，就要打過古寧頭大膽島。

但其實她腦袋一片空白，糟糕，偏偏這時候，她該能問些什麼呢？

接著，安娜陳手中多了張紙條。唉，賽過親姊妹啊，那個和她輪班的密絲脫林在旁邊對她點點頭。她看了看密絲脫林遞過來的紙條，是了，這也是這類記者會的老問題，不過不失，她開口：「所以，胡先生，想請問你在那邊生活怎麼樣地？」

胡八一該啃樹皮。該吃觀音土。家裡二狗子還是三份子應該被賣掉。叔叔還是爺爺因為曾是老國民黨員而被批鬥，要頂著紙板和高帽遊街的。安娜陳站在木桌前方，但丟出問題的這一刻，她——和身後督促她丟出提問的兩千萬自由寶島同胞——其實從一個高處在看，她等待胡八一在語聲中縮的小小的，去控訴，去質疑。讓人們從他激昂的語聲中聽出點燃飛機引擎的，是一股餓，是四億億蒼生的怒火。

最終，胡八一會提起他聽到的那個聲音日夜呼喚著自己——那是安娜陳的聲音……

「全國人民都在餓飯，」胡八一接話。是吧！安娜陳不由自主點點頭，那是因為萬惡共匪倒行逆施，接著她便聽到胡八一說：「我們飛行員的生活倒還算能過得去。」

家裡成分好，大革命時沒被揪出來鬥。其實就是要成分好才能入選空軍學校啊。主要是——這時胡八一搔搔頭，一臉不好意思的笑笑——主要是，他家媳婦善打點。白天怎樣撐持農活，頂樑柱那樣將他這一房撐的枝繁葉茂，臨到農閒，呦，換好幾趟車去基地見八一……

胡八一要不是搞錯了問題，就是搞錯答案。很多年後俱樂部裡安娜陳會告訴記者，不，這的確確是胡八一啊，他完全知道你想要什麼，但他就不想順著你安排的來。他連話裡都不想照著你說。拜託他連主席的話都不聽了，還聽你的。

但1970年的安娜陳只覺得沒來由的暈眩，不知道是因為他說自己有媳婦了，所以不是單身？還是因為胡八一的話聽起來，「那邊的生活並沒有那麼差。」

然後安娜陳腦袋劈過一道雷，出了差錯的，是自己啊。因為「這問題是安娜陳問的」。是安娜陳讓記者會好不容易鼓起來的聲勢有了破口，讓敵人沒有那麼壞，那也就表示，我們沒有那麼好。這時安娜陳手心滿是汗，身旁鐵椅滿是移動時發出的嘎吱聲響，左腿疊上右腿，右腿換過左腿，人們開始不安了，而最糟糕的是什麼呢？是安娜陳發現鬢邊理當被壓得死直的頭髮又捲起來了。終究沒有什麼是順著她意的。

就在這時候，一個聲音在安娜陳耳邊響起，同樣的聲音會響在每個午夜，在每個清晨安娜陳的耳邊。也在她剛被推上前腦袋一陣空白不知該如何應對時給予善意的提醒。

「請問胡先生，你家媳婦，是自己選的嗎？」密絲脫林正用無懈可擊的聲音問。

胡八一愣了一下，接得倒快：「飛行員要娶媳婦，要上面同意的。」

意思是？

「要經過黨同意的。」

意思是？

「那不是我自己選的。」

意思是？

「連愛人，都不是我能選擇的。」

對了，而這才是我自由寶島要聽的。安娜陳身旁鐵椅又是一陣嘎吱聲，原子筆在拍紙簿上又刷刷揮舞起來，航線清楚了。胡八一開始描述另一段戀情，那是千里大拉鍊時，飛行員要從新城機場徒步走到井岡山，個個都要去看毛主席，若那時他能開飛機從高空俯探，地

表上不分日夜星星火火連結成一條長龍，每個人帶一個背包，一捲棉被，徒步走上一個星期，就在那時他遇見她，黑黑的臉，甜甜的笑，他那時知道，是她了，好上了，但把對方的身分上報，卻遲遲沒有批下，有一天隊長來暗示，說村支部書記的女兒更好……

黨不讓愛你自己愛的人。黨不讓你作自己。你生活過得好，你有媳婦，你有家，但那是黨給你安排的。黨給你，你才能要。

這時胡八一站起身，用那個第二天會登載報紙頭版頭的神情，本來垂落的眼皮猛地一張，雙眼爆出精光，他喊：「所以我才到這裡來，我想要自由。真正的自由。」

掌聲在這時如潮浪湧來。閃光燈大作。

「不好意思，請問你是……？」幾萬顆鑽石同時閃爍的光度中，胡八一俯身問。

「你聽過我聲音，」那理當是安娜陳的台詞，但現在，好像在聽廣播劇，那麼近的距離，其實是億萬八千里傳來的，無懈可擊的聲音從無懈可擊的唇妝裡透露，密絲脫林開口說：「我是那個要你來的人。」

價值黃金六千兩的聲音。密絲脫林是號召起義的女孩。

「喔，是妳。」胡八一說：「我是為妳而來。」

大家又鼓起掌來。包括安娜陳。掌聲多響，手掌拍的多痛。她是幫密絲脫林拍的。某個方面來說，密絲脫林真的拉妳出困境，但真正飛起來的，卻是密絲脫林自己。安娜陳已經可以想像明天報紙上這場記者會的花絮為何，國軍英雄館舉辦的豈止是一場義士的記者會。紅毯是幫密絲脫林鋪的。有人為的是國，有些人在想像家。安娜陳直直望向自己的好姊妹。好姐妹沒看妳。飛機已經飛上天了。

@

安娜陳被找進克莉絲汀王的辦公室是在那天稍晚。記者會現場散落著鐵椅。聽到克莉絲汀王說要見安娜陳，他一點都不覺得意外，胡八一和張群來的上司在六天前那個黃昏可也是這樣急著尋找他？翻遍整個駕駛員寢室，拉出每一只抽屜，撕破枕頭，移開暖氣管，把幾個親密的朋友架來了翻來覆去的盤問，和辦公室裡克莉絲汀王此刻的聲音重疊：「所以，你覺得問題出在哪裡？」

出在那個賤人。記者會上她搶走一切。安娜陳站在辦公桌前心想。只是面帶微笑的搖了搖頭。

「你問的那個問題——」克莉絲汀王頓了一頓，那一個頓拍之間，風停草偃，安娜陳屏息，整個北半球的飛機都在半空停了火：「——問得很好。」。

這時安娜陳才抬起頭。

「有媳婦。家裡成分好。聽起來長官也沒多刁難，那試問，胡八一來做什麼？」

——「所以我才到這裡來，我想要自由。真正的自由。」

幾個房間之外飄著冰晶與雪花的螢幕裡正重播胡八一的回答。

安娜陳明白的，則是另一個問題。10月31日就起義來歸了，那從迫降到開記者會隔了六天是怎麼回事？她現在知道答案了。答案是，軍方是不是也在找答案？空中掉下一台飛機，坐了兩個人，一個死了，一個他說自己是誰就是誰，他說他叫胡八一，你也就只能相信他叫胡八一，他說他是因為聽到廣播而來，你也就只能相信他真的聽了廣播——「可是，他到底來台灣做什麼？」軍方花了六天，但直到記者會，他們能確定的，依然只有提出問題。

「是不是因為，黃金？」安娜陳直覺式的回答。

那可是黃金四千兩欸。「我父親有一顆比麗池卡爾登飯店還大的鑽石。」她想起自己念過的小說選讀橋段，這又是誰的句子？而胡八一有鋪展開來比圓山飯店還要廣的黃金。他是此刻整個台北盆地最有身價的男人。

克莉絲汀王俯案在桌上寫什麼，「如果真的為了黃金，那他老兄可真沈得住氣。根據資料，胡八一在軍醫院待了三天。又在空軍宿舍那耗了三天。這六天裡他一聲也沒問，沒問可以拿多少黃金，也沒問如果是兩個人來，那他可以分多少？」

那不正好表示，他不是為黃金來的？

克莉絲汀王嘆了一口氣：「如果他為黃金來，倒還好些。」

是啊，如果胡八一不是為了更好的生活，不是為了復仇，也不是為黃金，那他為什麼來呢？

難不成真的是為了安娜陳的聲音？

總不會是，真的為了自由吧。

等待飛機掉下來像等待猜謎答案揭曉，時間過去很久了。什麼是自由呢？在所有可以憑藉可以相信的詞彙裡，在一切都往下，只有金價持續攀升的新世紀，安娜陳依然不知道，這個詞彙是什麼意思？

「那就是你可以去做的。」克莉絲汀王抬起眼來。安娜陳覺得她好像用筆點了自己額頭一下。「去問出來。」

克莉絲汀王不說「你要做的」，而說「你可以做的」。她不說「我們想知道」，而說「他會讓你知道。」

一切都像是安娜陳自願的。現在安娜陳知道為何克莉絲汀王是主管，而自己是播音員。她知道該說什麼，而自己只是把一切念出來。她知道為什麼說，而自己只知道說。

不，我不知道該怎麼做——安娜陳還想說什麼，克莉絲汀王已經提起那個名字：「如果是讓密絲脫林來做.....」，安娜陳心底瞬間有引擎打火，不是嫉妒，而出於一種剝奪，那是她第一次出現明確的競爭意識，或該說，那時她忽然很想贏過密絲脫林。

胡八一抵台第七天，才是自由寶島認識他的第二天。這一天是重頭戲，早上赴松山機場向記者介紹那台烏米格-15。下午赴總統府晉見委員長。胡八一座車駛進機場時，張群來頭七儀式剛結束，這頭軍方吉普浩浩蕩蕩切進跑道，那邊廂哀哀切切道士和尚招魂幡猛搖。是歸去還是來兮？張群來在落地後永遠飛翔，胡八一還不知道此後自己的命運在那天飛翔後恆久貼著地表。

那天吹西北風。氣溫二十二點一度。典型島嶼北部氣候。天湧連雲。胡八一還是穿那身G服，腰間照樣攜他那把手槍。昨兒個記者會的展示現在看起來只是排演，下午總統府委員長慰問時才是正戲。他要照章再說一次。而胡八一這時站在那台飛機前，正講述烏米格-15怎麼從迫降的桃園機場運往松山，畢竟緊急落地時時起落架都折了，輪胎爆胎，這會兒怎麼運？我中華民國空軍連下十五道急電，詢問單位包括陸軍與海巡，卻是湊不出一對尺寸剛好的輪子讓飛機安上——你瞧，也許政權的分隔從飛機輪子就知道了，車不同軌馬不同鞍，從此以後，也只能路歸路，橋歸橋——但那怎麼成，喔，這時候我國軍弟兄空軍健兒又發揮想像力，他們拿了牛車的輪子勉強安上去，呦，竟然剛好湊合。「原來他奶奶的蘇維埃產戰備輪胎竟然和自由寶島復興基地牛車同一尺寸。我看他們也不咋地」，士官長充滿鄉音的國罵又將佔據報紙上一個段落。我國軍連在輪胎上都爭取到勝利獲得莫大自信。

跑道上礫石被細心掃掉了，吉普車剽悍往前開道，安娜陳閉上眼睛，心裡浮現深夜被拖行在國道上的飛機，那是怎樣魔幻的景象，兩旁道路皆封鎖，巨大的鐵翅膀滑過山徑與

省道，一輛孤獨的戰機正往台北挺進。睜開眼的時候，車止風停，飛機就停在他面前。全然沒有金屬造物的鋒銳，反而有一種鈍重，邊腳都是圓弧，讓人家有一種玩具的錯覺。

此時安娜陳審視的眼光倒像在看偵探小說。這裡不是第一現場。沒有跑道上的刮痕，沒有迫降時散落一地的玻璃，但那輪胎確實歪歪斜斜掛在起落架上，駕駛艙上強化玻璃破裂出鋸齒狀，望進去還能看到坐艙壁上幾個凹槽，那是舊化自然產生的凹痕，還是高空密室的子彈孔？

張群來就死在後頭那位子上。日後隨著新聞解禁和小報橫行，陸續揭露的疑點還包括「降落時駐機場記者往前要拍，卻被軍方維修員擋住，記者注意到到飛機上頭滲落大量深色液體。維修員回之以『機油外露』」、「教練艙上駕駛張群來是降落時當場死亡，還是降落後送醫不治身亡？」、「教練座駕駛艙碎裂，是迫降導致，亦或槍擊破裂？」

所以張群來真的如同胡八一所說，答應一同來歸，只是運氣那麼背的，只來得及享受自由的空氣，也就只有呼吸到自由的空氣了，卻沒能來得及踏上自由寶島的土地？

有沒有另一種可能，是胡八一挾持張群來？張群來其實並未動過起義來歸的念頭，胡八一劫了飛機，你願意為自由犧牲什麼，便只好犧牲頑抗的張群來？小說選播在安娜陳腦海中播放，偵探小說來到高潮，狹小的舷艙是高空密室，胡八一調整飛機航線座標，張群來便在教練座上修正回來。於是動機也有了，一開始他嚷，接著他也嚷，高空風壓四面撲打著舷窗，駕駛艙裡滿溢的壓力比窗外還大。他們便動起手來，張群來從後方勒著胡八一脖子，於是胡八一掏槍——這時安娜陳腦海裡出現飛機沿水平線朝台灣方向行駛，而槍火一瞬，火藥味裡子彈逆著飛行方向由槍膛朝張群來腦門射去，設若米格-15夠快，有沒有比音速快？飛機恆向前，那朝後飛的子彈在行進的飛機中有沒有可能永遠沒法鑽入張群來腦門裡？

但終究，透過胡八一冒煙的槍膛射擊彈道拉出延伸虛線，直直穿過張群來空洞的眼，他身後的玻璃裂出一個洞，於是胡八一必須故意迫降，要弄得一切像是意外，只要玻璃都碎了，就驗不出子彈破孔，只要張群來身體遭受猛烈撞擊，也許就看不出傷口.....

子彈孔藏在碎玻璃裡，傷口藏在傷口裡。死亡藏在死亡裡。

安娜陳又想，另一個可能則是，其實張群來才是那個想要起義來歸的，而胡八一卻是堅貞共黨人士，是主席的好學生，你瞧他語錄背得多溜，是胡八一被張群來劫了，可能槍膛正從後頭教練座上朝前抵著呢，要胡八一當免費司機，高空外送自由，誰知道落地後磕磕碰碰，張群來有這膽子，卻沒這福份，自由也不是人人享得。這倒苦了胡八一，雖然毛主席的好戰士最聽黨的話，這會兒也只好冒充起反共義士。這樣一切就說得通，胡八一壓根不在意黃金，他沒有來的理由。他只想活。

又有沒有可能，是國軍射擊張群來，然後和胡八一串證？黃金四千兩正是封口費，掩飾義士歸來反被國軍誤殺.....

1970年的松山機場跑道上人聲喧嘩，安娜陳腦海裡起起落落各樣可能性與真相。她靠近飛機，本想近距離審視，這時則聽到聲音，「你上來。」一抬頭，是胡八一，他兩腳一跨正立身教練座上，這是他第二次點到她。

安娜陳反射性搖搖頭，才注意到記者們都望向他們，「剛剛那位小姐問，中華民國空軍弟兄發現義士飛機，卻為什麼沒開火？現在我演示給你們看看。」安娜陳下意識覺得這問題多棒，這麼無懈可擊，一回頭，密絲脫林的臉浮現人群中，果然是她問的。於是安娜陳改變主意，她翩然一笑，隨手把高跟鞋脫下，就這樣攀上樓梯。

「就戰鬥位置。」胡八一要安娜陳坐上駕駛座，他則立身其後，他們靠得那麼近，然後他彎身，空氣裡有一種靜電，她看見胡八一那身破爛G衣上竄出的毛纖維緩緩顫動，還能

聞到那股子氣味，機油的，或者，是謎團的？然後她聽到他說：「高空時按下這個鈕，會放下起落架。」

「接著打開落地燈。」她跟著他指示按，當然燈沒有亮。「然後操縱機翼左右搖擺。」他導引她的手抓著方向盤，安娜陳恍然大悟，這不就是她廣播的內容嗎？「義士來歸時，請放下起落架。打開落地燈，並搖擺機翼協助我軍辨識。」她以前只是照著念，現在終於做了。這是國軍指示的投誠動作。以免造成誤射。

「那我們是不是請央廣的小姐再念一次！」有記者打趣，於是密絲脫林會跟著在機艙外複述。你瞧，她早知道國軍為何沒開火了，卻刻意問。典型密絲脫林的手法，無懈可擊的提問帶來無懈可擊的表演。閃光燈在這時都轉向她。安娜陳要下飛機時，胡八一正專注看著密絲脫林，未及攙扶，乃至於她攀出機座時腳底一滑，要掉下去了，她忍不住驚叫，密絲脫林也聽見了，在下頭對她眨眼睛。「姐姐，你剛是在上頭投降嗎？」還真是一語雙關呢。

安娜陳才要動氣，眼角一瞥，卻忽然看懂了什麼。

那一刻，安娜陳雙手張開維持自己在機身上平衡，但心裡有什麼猛往高空竄，物事線條在眼底落了個清明。

喔，我知道胡八一為什麼來了！

這日下午的行程才是第二天報導的主文。委員長召見來歸義士。但對此時的安娜陳而言，這卻是花邊。安娜陳心裡只想，她什麼時候該跟胡八一攤牌？

召見理所當然在總統府。胡八一會照章辦事展示他的老款式手槍，講述委員長的對頭毛主席如何送自己來——恐怕胡八一這幾天說了那麼多回，熟練了，今兒個也許他可以念一段毛語錄，再加上兩句「蔣公嘉言錄」，然後意有所指的總結：「你瞧，有人說話讓人想逃。有人的語言召喚我來。」但他指的，也可能是安娜陳和密絲脫林——委員長則絕對會被這戲劇化的片段逗得樂呵呵的，接著正色說些暴政必亡之類的話，然後委員長跟他握手。並表示遺憾和恭喜。遺憾張群來義士英烈身亡，並慶幸老天將胡八一送到了台灣，反攻之日不遠了。再贈送他手錶和幾條領帶後，委員長會坐在他那張紅絨椅前，安安穩穩握著兩旁扶手像是掌舵，而身後會站著胡八一和誰——副總統？還是國防部部長，這一切會定格成一張照片，飄洋過海顯影在無數空投降單裡，畫質模糊但名姓清晰，用另一種方式重新迫降胡八一故土。

很多年後，安娜陳不記得那些細節了，但她還記得那張蔣公召見義士的照片，乃至她能夠輕易憑照片還原那個空間。平劇式的，一桌兩椅，概念的舞台被還原成建築立體。平面生出第三維。多了縱深。胡八一還是那身G衣，腰間掛手槍。侍衛象徵性搜過身。記者陸續走進，委員長就要出場了。

而安娜陳捲起的頭髮正攀過相片的邊腳悉蘇作響，她也夾雜在那低頭接耳的記者群中，混進那個房間裡，逮到機會，她便走向他，航道已經設定，閃光燈在她身後閃爍，似乎有人問她是誰，要她出示身分，但安娜陳渾未搭理，只是走向他。

「我知道你為什麼來了。」安娜陳單刀直入，在胡八一面前直接開了口。

——「自由，我是為了自由。」那麼多次的排練，是為了今天在委員長面前這一句。但在他開口前，安娜陳毅然而然的，把手伸進對方飛行G衣口袋。接著緩緩掏出。手掌再攤開，安娜陳掌心多了一顆子彈。

胡八一腰間的手槍早繳了械，這兩天記者會下來，衛士搜過太多次了，誰會再疑心他？

但子彈哪裡來的？可不就是從剛剛的飛機上嗎？烏米格-15上太多地方可以藏。這就是安娜陳在飛機上疑心的，那一滑，心裡有什麼一下咕咚冒出來了，會不會，飛機要送的，不只是人？既然子彈孔藏在碎玻璃裡，傷口藏在傷口裡。那武器便能藏在武器裡。

安娜陳手中的子彈說明一切。這就是胡八一來的目的。

刺蔣。

還有什麼方法可以越過層層維安重兵把守見到一國元首？有什麼辦法可以達成最短距離，最少條件，讓主席的好戰士來到委員長面前，頂好穿著一襲解放軍軍服，甚至還配上一把槍？

很簡單，代價是一台飛機。也許包括幾條命。無所謂，其中有一個活著就好。

然後，他只要等待，碰的一聲。

（高空因為音速無限延遲飛旋的子彈終於擊破那光禿禿的腦袋。）

照片一旦動起來，歷史沿著1970年松山機場上的烏米格-15航道延伸，接下來，一陣兵荒馬亂，侍衛撲的衝上去，從這顆子彈射出的那刻開始，海對岸多架戰機正要劃破長空而來。

而在這時，子彈滾動於柔軟的掌心，四周人們在走動，在寒暄，只有胡八一和安娜陳是張照片靜止不動。彼此沒有作聲。

久久，胡八一會問，很多年後安娜陳還記得，他不是問「你要什麼？」或「你要我怎麼辦？」而是問，「你是誰？」

（我是那個召喚你來的人。）

這時安娜陳才說出自己早想在第一天就告訴他的台詞。

「我是要打救你的人。」

安娜陳說，在沒有人看到之前，她優雅的用手指掐起子彈，珍而重之的，把那顆子彈放進自己那一頭因為太捲了而盤起一如鳥巢或著盤絲洞的頭髮裡。

而胡八一則做了一件事情，他直直往前走，像軍人踏著正步，橫越過大半個房間，直走到記者席上，就站在密絲脫林面前——從安娜陳的角度看不見胡八一的表情，但他能聽見聲音——胡八一想也不想，咻，咻，猛力打了密絲脫林兩個耳光。聲音之大，乃至門後正要出來的委員長以為是槍響，緊急俯臥在地，差點啟動國安機制要侍衛隊全面肅清現場，並護著他立刻前往恆山指揮所準備開戰。

這是安娜陳起飛的一刻。按照幾天後報紙所說，安娜陳是，安娜陳一直是，那個召喚起義來歸的女孩。然後，安娜陳最後讓人記得的頭銜則是，終究是，義士夫人。

歡迎加入，反共之妻俱樂部。

@

照資歷排，1961年是泰瑞莎梁他家那口子開那麼大台AN-2輕型運輸機來。然後是隔一年，瑪麗蘇蔡他家那位駕米格-15來歸，之後是伊爾-28轟炸機，三來一死，飛行員後來陸續娶了妻，俱樂部又添了阿迦莎李和愛德雷德薛。然後輪到她安娜陳，第一次聚會連波麗露一桌都湊不滿，等待飛機降下來像等待牌搭子，在胡八一之後又隔了六年，委員長都過世了，以為反攻無望了，誰知飛機卻像拉炮紙花一樣半空不停掉下來，俱樂部人數越來越多，反共義士之妻也快有一個排了。

加入俱樂部便慣例讓她取個洋名，反正她們最後也是要用的，泰瑞莎梁和瑪麗蘇蔡舉家去了美國，阿迦莎李遠赴加拿大。他們的人生也確實不一樣了，很多年後安娜陳會帶著老

花眼鏡吃力看著手機，跟俱樂部的大家分享網路上的趣聞：「二十世紀消失的職業」，他念完清單上消失的職業，大家都笑了。他們知道少寫一個，那就是反共義士。而反共義士只是消失了，但俱樂部的女孩兒們卻像是不曾存在過，反共義士之妻，對岸的人哪管他們叫什麼，全只有一個名字：「女特務」，是國民黨政府派在投奔士兵旁的監視者。「駕機投誠的人，身邊除了美女和黃金，其他一無所有。」海那邊文章這樣下結。換做是當年的安娜陳看到這句話絕對也會引述給大家聽，拜託，人生除了美女和黃金，哪還叫一無所有？不然你問一下海這頭的人，他們多羨慕這種「一無所有」。畢竟是嫁給反共義士欸，等於嫁給堆起來等身高的黃金，嫁給台北市最好的地段和最貴的房子，「人生真的是搭飛機咻的飛上天。」，但也就是如此了。然後呢？非上天後去哪了？說起來，反共義士之妻才是二十世紀消失的第一批人。

俱樂部一開始在館子聚會。後來也會相約去誰家。男人都出去了。事實是，帶機飛來的義士，那通常就是他們最後一次飛行，想想也是，國軍怎麼可能再給他們開飛機？義士們可以作自己想做的，卻唯獨不能作他原本就在作的——飛行員。多數義士們生活便是頻繁的演講與露面，對，光是露面就有力量，他們甫脫出飛機，卻成了比什麼都有力的砲彈，此後足跡由台灣東部而及東南亞，猶然是在雲端，無論是簇湧的人潮讓空氣稀薄，或是繫得過緊的領帶所致，九零年代到來之前，掌聲與鮮花，叮咚交響的酒杯遞過來傳過去，他們確實在虛空中飛行好久好久。

胡八一在軍中做宣傳還是政戰參謀一類的工作，各方面來說，胡八一都歸順的蠻快的——不是習慣，是歸順，這是安娜陳的用語。是年北區公立高中聯考國文作文考題，男生組是《由烏米格起義論自由之真諦》，女生組是《烏米格起義之啟示》，安娜陳曾問俱樂部其他人，為什麼男生組考題硬生生比女生組多了「自由」兩字，好像女生沒有自由似的，他們說你想多了。安娜陳三十年來的困惑則是，自己也太自由，最大的自由是，我這樣做，沒有人反對。你瞧，不管安娜陳作什麼，胡八一不曾抵擋，他只是接受。甚至是享受了，他張著那惺忪像剛睡醒的眼，卻全然在狀況內，他是反共義士，她是電台之花，反共義士和電台之花相遇的故事就是自由寶島創造的全新神話，只是現代稱呼它為「新聞」。她起了新聞花絮的頭，他便把這神話續寫下去。1970年的安娜陳覺得自己在飛，一切倉促而快速，兩鬢生花，足不著地，近乎懸空，時不湊近的錄音機或是暗巷底爆亮的閃光燈讓她覺得足底浮晃，過去她唸別人的小說，現在她也是報紙上的人了。他們終究會在一起。出於她的意願——黃金與黃金單身漢，以及一顆子彈。但為什麼你不說那是一種愛？胡八一那睡眼惺忪的臉，微張的唇，也曾經戰機俯衝迫降安娜陳心頭。

等待飛機掉下來像等待一場戀情。他約她，約的時候問她該去哪裡「體驗」台灣？對，他確實用這個詞彙——駕駛盤這回兒是握在她手裡，她有時會打趣跟他說，不是應該由你決定嗎？現在的你是自由的。而胡八一會望著她，那沉默既像是默認。或一種不置可否。但問題不在默認，或是不置可否，安娜陳會跟著想，重點在，你還能默認，或是不置可否，那代表什麼？那到底還是種自由。

正因為自由，安娜陳才時不想起克莉絲汀王的問題：如果胡八一不是為了更好的生活，不是為了復仇，也不是為黃金，那他為什麼來台灣呢？

胡八一真的是為了刺蔣？如果不是，那他口袋裡的子彈，又是誰放的？

那該也是密絲脫林三十年來的疑惑。很久以後的後來，都是老太太了的密絲脫林給安娜陳的答案是，子彈是安娜陳放的。那一天，安娜陳頭髮窸窸蘇蘇覆蓋物事邊緣的那一天，密絲脫林只來得及看到安娜陳握著拳頭伸進胡八一口袋，然後再伸出，一翻掌，「你就是如來佛，那時我就知道了，孫猴子就算開著最新米格機，也是飛不出你手掌的。」

意思是，只要栽給他一顆子彈，胡八一怕被認為是刺客，還不什麼都聽安娜陳的嗎？

挺有意思的。華特生。小說選讀裡傳來安娜陳的聲音。安娜陳沒有解釋。就像胡八一從沒有解釋。安娜陳反而希望密絲脫林就這樣以為。

他們的戀情進展快速，下一台起義的飛機還沒來，胡八一跟安娜陳的婚禮訊息已經透過廣播電波和電視訊號盤旋島嶼上空。新婚之夜，由後來成為胡八一義父的郝柏村主持，那時正崛起的新人鄧麗君都來為婚禮獻唱，「小心老公不要被小鄧奪走了。」親友打趣說道，安娜陳回了一句：「就算他有這膽，槍裡也沒子彈啊。」他以為自己已經很嗆了，一回頭，胡八一嘻嘻笑著坐在主桌，還是那張惺忪的眉眼，她發現他今天喝得可真多，那時她倒在想，也是，相處那麼久，他多敢，刺蔣都敢了，卻從沒碰她一下，這會兒喝多了，待會兒是不是也就順理成章有個理由。

婚禮就是辦給別人看的，胡八一後來逢人講的笑話是「婚禮和劫機差在哪裡？差在，婚禮搞了半天，『咦，我怎麼還在那裡？』」安娜陳講這笑話的版本，則是把「婚禮」兩字改成「婚姻」，但這時安娜陳還沒想到這笑話，等她想到，也笑不出來了。他們兩好不容易捱到回房，安娜陳把頭髮上盤得有70年代敦化南路上東帝士摩天大樓那麼高的頭髮撥亂，長髮做鬚鬚，眉眼像透過亂草望去，發現胡八一喝得漲紅的一張臉也在對她笑，這時安娜陳確實有兩個人是共謀者，從此以後搭上同一艘飛機，就是一家人了的親密感。

這時機身搖晃，門又響，原來是一夥人進來要鬧洞房。這些軍中弟兄真夠狠的。他們今兒個可是精心設計，一開始要胡八一來套「槍指揮黨」，幾個兵三兩下把新郎眼矇了，要他聽那些沒良的指揮，從安娜陳的身上把十一顆貼著的巧克力光用唇齒啣起來。眾人的喧嘩聲中胡八一那刺蝟般的短髮一再逼近，安娜陳只感覺到熱氣噴吐在自己頸邊，在耳際，「左一點，再過去....」「那是耳垂，你這小色胚」，那唇軟軟熱熱含銜著自己，安娜陳作勢推開，卻發現氣力變小了，最後是俱樂部的反共之妻們討情，規則變成新娘咬起巧克力嘴對嘴喂新郎，在他們拍手說「槍不中用囉」、「槍不能指揮黨了」、「這一生他都要讓黨指揮槍」的笑鬧中結束。

然後是「愛的迫降」，這又不知道是哪個色迷心竅的想出來，他們跟著把安娜陳的眼也矇了起來，小小的房間裡兩個新人瞎了似磕磕碰碰，他們兩腰際都被綁上氣球，旁人起鬨要他們彼此摩擦撞擊，「要像米格-15迫降在自由寶島上那樣」，用力把對方氣球擠破才算。於是他們還真像兩台大飛機，擠擠挨挨，身體貼觸身體，骨頭抵進柔軟的肉裡，卻總是沒聽到氣球爆破的聲響。一開始她還想討饒，但她是誰，她可是安娜陳啊，就算是子彈都能放到頭髮裡，她鐵了心想贏這遊戲，乾脆伸手抓個緊，把胡八一身體固定住，然後就是猛力往前撞。「地壓天，反了反了太太很主動喔！」、「這下誰在駕駛誰，誰迫降誰？」嬉鬧聲中，安娜陳一咬牙往前衝撞，砰的一聲，那麼近的距離，漫天氣球碎屑。她掀開眼罩一角，自己和胡八一這麼貼近，到底隔了薄薄一層。

還是俱樂部仗義，阿迦莎李和愛德雷德薛兩人四手擋起牆，他們永遠的女王泰瑞莎梁臉色一斂，再是砲兵連也縮成一根小煙管，紛紛把頭驚著出去了。收拾妥善關上房門前，泰瑞莎梁握了握安娜陳的手。一開始他以為泰瑞莎在她耳邊說的是「好好休息」，要等門關上後，他才想到，啊，泰瑞莎說的是「好好把握。」

因為這些男人啊，恆在空中飛。你不知道他們為什麼停下。

那時安娜陳不懂。很多年後她羨慕那時的自己還不懂。

她關上門，再一轉身，胡八一已經欺上來了。還帶點歡宴後的鬧騰，身體散發出熱氣，她看到他眼睛裡有火，像很黑的內部有個引擎被點著了，那一刻她忽然開始感到怕。明

確體悟到，再說是義士，到底是個男人，還是個被自己壓著牽著走的男人。現在是他出口怨氣的機會了。

他逼近，她慌亂的想拿些什麼擋，攤開手掌，空空的，沒東西可以脅迫他了，她忽然體認到，也許這才是他的計畫，進入一段新關係，從此以後，自己才是受掌控的那一個。

他更往前，目標鎖定，空氣中有什麼一觸即發，結果也只是伸出手啪的按掉安娜陳身後燈，彼此眼睛裡就算再有什麼也一下子暗了，跟著他把自己摔在床上。

咦？

就這樣。

今天真的是喝多了。她聽到他說。原來這還真可以當成一個理由。

其實她身體也好累好累，應該要慶幸的，可為什麼又有一點，嗯怎麼說呢也許近乎遺憾？她要等一會兒才會在他身旁躺下。她知道他還醒著，他正在等。於是她也等。那麼近的距離可以聽到彼此的呼吸聲，她等著等著，迷迷糊糊睡過去一會兒，夢裡確實覺得有誰正搭上他，她唧噥著說不要，醒過來發現自己身上多了層被，總不會是自己蓋的，而他面朝牆壁老老實實的把身子轉過去，背對著她屈成個く字型。好像屁股下有個看不見的座艙椅。

她猛然伸出手搭著他，卻還是裝成翻身時不小心碰到，其實是釋放一個訊號——「跟著毛主席跟著黨，閃閃紅星傳萬代。呼叫塔台。」——她感覺腹部殘留一點餘熱，她也希望有人能哄著自己，能摀著那點熱，搓暖它，呵護它，足夠熱了，熟了，也許就是種飛。

胡八一還不動呢，安娜陳把手續往下帶，本應該是指尖撫過成排麥穗或是青草尖的感覺，但她卻感到凡是掌心撫過的部分便生出一陣僵直，那句成語該現在用嗎？點鐵成金。凡她觸摸，必成金石。

這下倒讓安娜陳尷尬了。她不知道自己尷尬在於，太主動，還是，那麼主動但沒有得到任何回音。當她陷入把手抽離——假裝只是不小心碰到——或繼續往下撫弄的抉擇之時，黑暗裡，她卻像能視物一般，明確的看到胡八一屁股貼著床板扭動，一扭二扭，像是要甩開她的手，又好像是貼著床板撐著硬物才能往前，帶動整個身體朝床另一邊挪過去。

他憑什麼這樣對她？或不對她——安娜陳這時倒有點怒意，不打算抽手了，指尖出力，飛機輪子著地的力道陷進胡八一皮肉裡，這下夠明顯了吧。她猛地進攻，卻是想把自己打開。她想要和解，卻感覺像是進犯。

安娜陳沒有跟任何人講，此後一生都沒有，這時她注意到，胡八一的屁股像滾動的石頭，左扭又扭，又往前挪動幾公分。

安娜陳在這時啊的一聲，內心清明，明明沒有打開廣播，但她明確聽到自己的聲音，在應該不存在的廣播裡——「義士來歸時，請放下起落架。打開落地燈，並搖擺機翼協助我軍辨識。」

胡八一搖擺著屁股，是在跟她釋放投降訊號啊。

此後多少年，多少再有可能擦出火花的夜晚，胡八一也是一逕投降著。

所以，你要問，子彈是誰放的？安娜陳在新婚之夜當晚，在之後每一夜，會更加確信，那是克利斯汀王放的，或你說更高層，是這個國家？但你最好把這一切推給命運。

這男人搞不好真的是主席派來的。但不是為了刺殺，而是，「有一種人，不能存在共和國裡。」共和國的天空那麼廣大，主席的語錄多長都可以容納，卻唯獨容不下他這種人，那就乾脆讓他走吧。

而對中國民國國軍而言，從義士來歸算起第六天才舉行記者會，為何拖這麼長呢？就是在煩惱這個吧。「有一種人，不能讓他進入台灣。」，胡八一比身為毛主席的好戰士、比

匪諜比共產黨更無法歸類，所以，如果讓他的到來僅僅是為了刺蔣，一切會不會比較簡單？讓他因此死掉，是不是比揭露一切更輕易？

而比讓胡八一死掉更簡單一點的處理方法，就是讓他結婚。

安娜陳在那一晚始才確認，自己在某個方面，還真的打救了胡八一。

或救了整個自由寶島。反共義士只能是反共義士，他只能，也必須投奔自由。只能是自由。無關其他。

那一晚之後，安娜陳成了一個好妻子。她成了反共義士之妻。他們會維持近半世紀的和諧婚姻。「請問夫妻相處之道是什麼呢？」新聞和報紙不時來採訪，反共義士應該是身分，卻更像是一種職業，九零年代的某一天，動員戡亂條例終止，黃金獎勵在更早之前廢除，整批反共義士早和整套反攻復國的理想被掃進歷史的角落，沒人想談這個了，反共義士全體被fire了。反共義士之妻對安娜陳而言應該是關係，現在卻只是身分，24小時上工，365日無終止。安娜陳多想跟記者說，他們夫妻相處之道具體就體現在那一晚，比海峽寬，他一下就過去了，比一張床窄，也就橫隔在那，怎樣都跨不過。不獨不統維持現狀，保持默契便五十年不變。

胡八一到底報復了安娜陳。不，安娜陳想，如果胡八一以為這是復仇，要逼她離開，那安娜陳現在才要攤開如來佛的手掌，那子彈還在她手上呢。她偏要繼續對胡八一好。逢人就說胡八一很好。對自己很好。兩可人處得可真好，好。可真好。要跟胡八一在起義歸來的記者會上說媳婦待他很好那樣的好。安娜陳甚至想像，胡八一口中的媳婦是怎樣對他好，不知道那個好有沒有包括，夜裡持續逼進他，粗手粗腳用還帶著生蒜或窩窩頭味兒的粗手指把他扳過來，還是大家閨秀咬著絹帕，兩眼水汪汪僅僅是用腳指在那床鴛鴦戲水繡被下一鉤一鉤，那胡八一也會對媳婦扭著屁股投降嗎？於是媳婦便會對他更好了，正如安娜陳對他好，不是讓他悔悟，不是要胡八一愧咎，甚至不是要他有一天轉念愛上自己，僅僅是讓他沒有理由。沒有理由離開。

記者會上麥克風湊到他面前，你為什麼來？

——「我想要自由。真正的自由。」

他們挽著手去國軍文藝活動中心看戲，他們站在臺階上對記者揮手。安娜陳幫胡八一照理日常，出差前幫他打點行李，殷殷送他到門口，問他有沒有缺什麼？跟著自語道，啊，該有的，你不是有了嗎？

還是，在未能抵達的另一頭，總有更好的？

子彈孔藏在碎玻璃裡，傷口藏在傷口裡。死亡藏在死亡裡。真正自由只發生在前往自由的路上。

後來，密絲托林也加入俱樂部，多虧安娜陳牽線，有新的義士掉下來！安娜陳還真的一點都不計較，她甚至有點想計較，她想要有那麼點萬一，如果，胡八一有那麼點心放在密絲托林身上，只要擦出那麼一點火花也好，拜託推翻自己的設想吧。安娜陳便會得到些許快慰——胡八一終究不是，或他終究是。但每當看到胡八一來開車來接她，密絲托林摀著嘴低聲跟他說什麼，胡八一真切的笑了，密絲托林低頭掩嘴，依然笑得無懈可擊。遠遠望去，多好看一幅畫面。那時安娜陳心底不由生出一陣黯然。她會想，如果召喚胡八一的黃金女孩依然是密絲托林，現在無懈可擊笑著，並與胡八一保持一種不鬆不緊卻很自然互動的，會不會是自己？

泰瑞沙梁跟安娜陳說的沒有錯。反共義士他們啊並沒有真的降落，那個年代，他們什麼都有了，但又不曾真正擁有，「夜裡醒來，他像個小孩一樣哭泣，會問這裡是哪裡，你是誰？」是後來的愛蜜麗曾還是朝子金跟安娜陳咬耳朵呢？這些男人，有一部分就永遠飛走

了。那邊容不下自己，這邊會不會隨時翻臉，畢竟不是自己人啊！於是，對他們而言，一切都輕飄飄的，沒有什麼足夠重，讓他們心底踏實落了地。你說黃金？當然，政府沒騙他們，多硬氣，真給了足數的獎勵，卻是用當時的市價來折算。於是隨著金價上漲，會發生後來的義士所領金額總是比前頭的義士要多。到了1982年吳榮根飛機落下來的時候，拿了黃金五千兩，換算成當時幣值竟有八千五百萬台幣。還比胡八一加上張群來兩人實領的金額多上很多呢。於是就連黃金也是虛的，所以這些男人啊，有些不是降落，是墜落，如果連黃金都不能依靠，還能靠些什麼呢？也就即時享樂唄。俱樂部反共之妻們深夜相聚，雙手彼此緊握，在對方懷裡哭泣，他們一起度過許多沒有男人的夜，撫開彼此的頭髮，親吻對方的額頭，「駕機投誠的人，身邊除了美女和黃金，其他一無所有。」那駕機投誠的人他的女人又有什麼？反共義士之妻連黃金和男人都沒有。偌大的房子常常只剩下自己，黃金登記在男人名下，且日漸減少。但別人不知道，他們還有彼此。

這時其他反共義士之妻會羨慕安娜陳。相較於男人的涼薄、負心，開著飛機像九零年代一個足可以當他們女兒的新歌手所唱「不想過冬/厭倦沉重/就飛去熱帶的島嶼游泳」，可胡八一始終在安娜陳身旁。他不鬧事，不出軌，無有不良嗜好，準時回來。但也就是回來而已。某些太過安靜的夜，她和他相處在同一個房間裡，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什麼都沒有可能，那時她竟會興起某種暴力的念頭，真想猛攆他那總是惺忪的眼幾拳，搖著他的肩膀問，那你為什麼不傷害我？

就要跨入新世紀。胡八一卻在這時來勁了。安娜陳也是看報紙才知道，「是反共義士，還是革命烈士？國軍機密資料解密」，她還以為反共義士不紅了呢，匆匆看了內文，啪的把報紙丟在胡八一面前，「這事當真？」終於有一回，提到反共義士時報導的焦點不在胡八一身上，而是張群來。記者挖出當年祕辛，根據國軍知情人士指出，張群來當年並無意願來台，他只是因為人剛好在機上，無奈答允。但張群來確實在飛機迫降後受了重傷。他在傷重不治前還喃喃低語落葉歸根呢，但這些在過往年代是不可能讓外界知道的，你的權利是當義士，你的義務也是。於是，這新聞報導的主角終究還是胡八一。反共義士的神話成謊話，他配合政府一騙騙了台灣人這麼多年。

張群來成為反共義士有多久，在對岸背上叛逃的罪名便有多長。聽說家人還被下放。安娜陳以為胡八一看了報導會生氣的，這樣他們夫妻倆便有機會組成一條陣線，面對媒體口徑一致，開記者會澄清或者要那些肩上有槓的出來講個公道話，但你瞧，胡八一就是讓人料不到。他依舊用惺忪的眼望了望報紙，只是點點頭，說該是時候了。

別說胡八一沒否認，安娜陳覺得他私下也太積極了些。最後促成特殊包機，把義士們的骨灰送回中國，表面上是俱樂部推動的，但檯面下安娜陳知道，那是胡八一游說反共之妻們幫上一把。密絲脫林重複胡八一的說詞：「我對不起老張。負了他二十年。」這一句話安娜陳要密絲脫林重複說了好幾次，她真正想聽的是，你是負了老張二十年，那對我呢？

反共義士之妻到底在這時展現出團結，以及實力，他們畢竟有資產，有些人敗光了，有些人卻能讓黃金生出黃金。最後是俱樂部出資包下一台飛機，讓那些想落葉歸根的老兵遺骨，和在台未能歸葬的義士得以返鄉安葬。安娜陳被推派為代表，安娜陳想，這時候才該來上一張照片，所有當年反對的，大張旗鼓，白紙黑字，終究已經成空，而真正他們想反的，其實都是說不出口的，有些可能就在枕邊，或同一個屋簷下。這個島啊，誰都飛過來了，有沒有人想飛出去呢？飛機上安娜陳一返頭，歷史則沒得回頭，此去陽關無故人，空空的機位上坐滿兩倍的人，座位上請來的雇員捧了張黑白照，一壇又一壇骨灰則安放在特製的託運箱裡，這樣顛顛顛一路送往他們發誓共黨不除誓不回之地。張群來的骨灰也在其中，小小的罈子上刻著「群來歸兮」。

安娜陳上了機。胡八一也是。飛機不是烏米格，他們依然坐一前一後。安娜陳看不到胡八一的臉，當然也猜不出他的心思。畢竟胡八一不能進中國，開玩笑，會被抓的，他誰啊，別人家走私木化石走私恐龍骨頭就被一槍崩了，他老兄可是拐走一整架飛機欸，這一踏進國境就先送秦城監獄再談了唄，胡八一的說詞是，「想送老張一程。」飛機在香港待轉。胡八一打算在那稍留，會有張群來的故人在啟德機場接手骨灰罈。

安娜陳後續知道的還包括，報導傳到那一邊，經過奔走，張群來「叛逃」的罪名被注銷，軍中老袍爭取要以「烈士」的規格迎張群來回老家。也算是平反了。

是日吹西北風，萬里無雲，安娜陳穿套裝，他想起很多年前那個清晨，記者會自己遲了多久才到，甚至拿熨斗順髮，記憶浮現的瞬間，那熱度仍然直逼臉頰，可這時她一頭捲髮早成灰白，近乎灰燼的顏色。而走在身邊的胡八一在更早以前縱然有火熱的什麼，也早已經涼掉了。他們都沒能真的飛起來，地心引力或更重的什麼把他們緊緊抓著。最後還是走在命運規劃好的航道上，「轉機由此去」，機場特別為他們預留一條通道，安娜陳捧著骨灰罈，那邊一列人馬走過來，安娜陳腦中響起不存在的小說選讀，這會兒來接的是誰，可會是張群來遺留在故鄉的老妻或是兒子？兩邊隊伍碰頭的那一刻，帶頭的老太太會不會雙膝一軟老淚縱橫，或迎面來的那張臉和骨灰罈上張群來照片根本一個模子刻的，只是眼窩更深些那皺紋是刀砌是繩彈，「如今俺竟活到比阿爹走的那時更老的歲數。」，說來是兒子來帶回老子，看起來卻像爸爸要來見孩子。

誰知安娜陳一抬頭，入眼所及，對方隊伍穿的一式一樣是解放軍軍裝，看看人家，現在制服質料多好，配備也高級起來，胸前「八一」章可是電鍍銀，正步踏的多昂揚，結果裝備是新的，但那邊當頭的，還是個老頭啊——是張群來的哥哥還是父執輩嗎？——都謝了頂，一逕低著頭，安娜陳只看到他那生滿老人斑的頭顱，就這樣顫索索接過骨灰罈，兩邊各自行了個禮後，解放軍隊伍持續前進，他們這邊也是。交接儀式完成。義士成了烈士。群來得歸故土。

安娜陳偷眼瞧著胡八一。他表情絲毫未動，就好像一個無事人，安娜陳想解放軍哪會知道這人就是當年偷飛機的賊，搞不好以為他不過就是人數不夠臨時湊數的送行者，「等等下去領五百。」

但安娜陳確實感受到隊伍擦肩而過的時候，胡八一猛然加快的呼吸。只是胡八一畢竟是胡八一，當年要把那麼大一台飛機變走都沒讓人察覺呢，想一想，那是歷史上最大的魔術。何況現在，他只是專注往前走，表情肅穆，眼不斜視，曾經交疊的歷史終究只是斜斜走開。

接下來安娜陳會搭機隨同其他骨灰罈往中國。而胡八一則原機返台灣。但在對方拐進走廊那一端，而她跟胡八一也自行散了的同時，安娜陳攔住這邊的負責人，低聲問，所以那邊隊伍排頭的，到底是張群來家裡的誰？

「你說厲紅星嗎？他不是張群來家裡的誰，聽說是張群來以前中隊的朋友。好像是隊長？還是塔台的通訊員？資料上提到因為張群來和胡八一投誠，後來他也被整得很慘……」

喔？安娜陳像回到二十年前的松山機場，腳一滑，心裡有什麼硌躓一聲清楚了。

「你再說一次，他叫什麼？」

「厲紅星唄。很怪嗎？說起大革命的時候，大家不都改成這種名字嗎？什麼向東、愛紅、永革、衛兵……」

那人還在說些什麼，安娜陳也聽不清了。她腦中終於得到答案。安娜陳到老還是不明白胡八一當年為什麼來？但現在她至少知道他為何去。可不是嗎？胡八一為什麼要促成反共

義士和老兵骨灰歸鄉？他幹嘛忙活一陣要替張群來搞翻案？說不定這翻案新聞一開始就是胡八一告訴記者的。

「跟著毛主席跟著黨，紅星是咱八一的心，閃閃紅星傳萬代……」

安娜陳搞清楚的是，胡八一沒有騙人啊。一個字都沒有。當年飛機上沒有。到了台灣後也沒有。1970年太藍的天空知道這一切。那時國軍英雄館裡播放的錄音帶記錄就是證據，全台灣都聽過他的告白。只是沒人真的明白。

紅星照我去戰鬥。呼叫塔台。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走到一起了。

然後他離開。他也離開。他們終於能再見面，卻是因為別人的離開。而他們終究會離開。

身旁是大面落地窗，可以看見啟德機場跑道上成排的飛機，胡八一上飛機了嗎？黃昏像是巨大機翼陰影掩至，那就是暮年了，而安娜陳忽然好想跟誰說話，也許就是胡八一，她想跟他說自己曾經是一個女孩兒的時候，那時，頭髮捲捲的，心裡空空的，曾經有那樣一個年代，所有人都等著飛機往上飛。只有她等著飛機掉下來。但如果問現在的安娜陳，她會說，她希望所有的飛機都飛起來。一直飛，飛到可以去的地方去。不，如果要，那就現在掉下來吧。在此時此刻，在此地，這樣，便還可以再見上一次。那時候，興許會有真正的自由。